

露儿

露儿是我的房客，一住就是五年。露儿25岁，一个白皙文静，有点忧郁的姑娘。

露儿是本市人。本市人不住在家里，跑到外面租房住，很让我疑惑。更让我疑惑的是她从来回家，即使是过节，即使是大年三十。

露儿不怎么上班，也很少出门。据说找过几次工作，都是只上了几天，就辞职了。

露儿经常出去旅游，旅游时就让我帮她照顾猫，回来时给我带些礼品表示感谢。露儿不缺钱，房租准时交，快递三天两头来——她什么都快递，服装，日用品、猫粮、连她吃得水果蔬菜都快递。

露儿有些孤僻，5年来除了露儿妈和露儿的一个女同学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登过露儿的门。

露儿妈是做水暖生意的，黑瘦憔悴。

露儿见着妈脸黑的像阴云，弄不好就是一场疾风暴雨，露儿妈就在风雨中掩面离去。

露儿妈来时总赶上露儿出门。每当露儿妈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满脸是汗气喘吁吁的敲不开露儿房门(我住六楼)来敲我们

时，我就好奇的问：你来时怎么不事先跟她打个招呼呢？

露儿妈说：打了，这丫头不知怎么就出去了。

好几次都是这样的对话，好几次都是我把东西接过来，露儿妈一脸无奈的离去。

半个月前，露儿妈给我打来电话：大姐，露儿最近好吗？她上班了吗？

我答：上了吧，最近她好像每天早上都出门。

露儿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她这个月的房租交了吗？

我答：交了。

露儿妈说：好，要是她下月没交，你给我打电话。不等我回话她又接着说：这孩子跟我赌气，已经三个月没理我了，打电话，也不接。年前我给了她两万，怕她花光了，没钱交房租。

我一阵心酸，劝道：你别担心，她这么大了，有事会自己解决的。

露儿妈说：是啊，我就是放不下心，又不敢找她，怕她生气。

露儿妈很挂念露儿，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她的情况。每次都叮嘱：您千万别让她知道

我给你打过电话，知道了她不高兴。那样子，诚惶诚恐，像做贼似的。

这母女俩怎么这么拧巴？露儿的爸怎么从来没来过？疑问像屋外的雾霾，迷离，神秘。

三天前，露儿来敲我们门：阿姨，我明天去日本旅游，您帮我照看一下猫吧。说着她把钥匙和一张写满字的纸给我，反复叮嘱：您每天要给猫喂两次猫粮，一盒罐头……如果猫有什么异常要及时跟我联系，我会24小时开机。

一只猫，至于吗？我心中不悦，答应完，就要关门。露儿赶紧挡门，急着说：您一定要按那纸上写的做啊！

我答：好！又要关门。

露儿又挡门，说：还有，我妈要来了，你别让她进我屋。

今天上午，露儿妈真来了。

望着满脸失望的露儿妈，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把她请到我家歇息。

露儿妈坐在沙发上，满脸愁云，迟疑着开口：我再婚后，露儿就搬出来住了，她骂我离不开臭男人。可我这般岁数了，越来越干

不动了，想找个依靠啊！

我说：孩子慢慢会理解的。

露儿妈说：露儿恨我。

我说：怎么会哪？

露儿妈说：她恨我和他爸离婚，离婚后不久，她爸就病死了，她说我害死了她爸。

我脱口而出：是啊……

露儿妈眼里含着泪水：可那时候她爸总和我吵，骂人、摔东西，再说谁会想到他会两年后得病死去哪？

啊……我陷入了沉默……寂静像冰山般压来，沉重，冰冷。

露儿妈在寂静中爆发：可露儿不是我们亲生的，她爸就是为了她才和我打架的！

我惊讶的瞪大双眼。

露儿妈躲开我的目光，望向窗外：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刚结婚不久，散步时捡到了露儿，她躺在花丛里冲我笑，那一刻，我的心醉了……我怕露儿受委屈就觉定：今生，不生孩子……她的眼睛由迷离变的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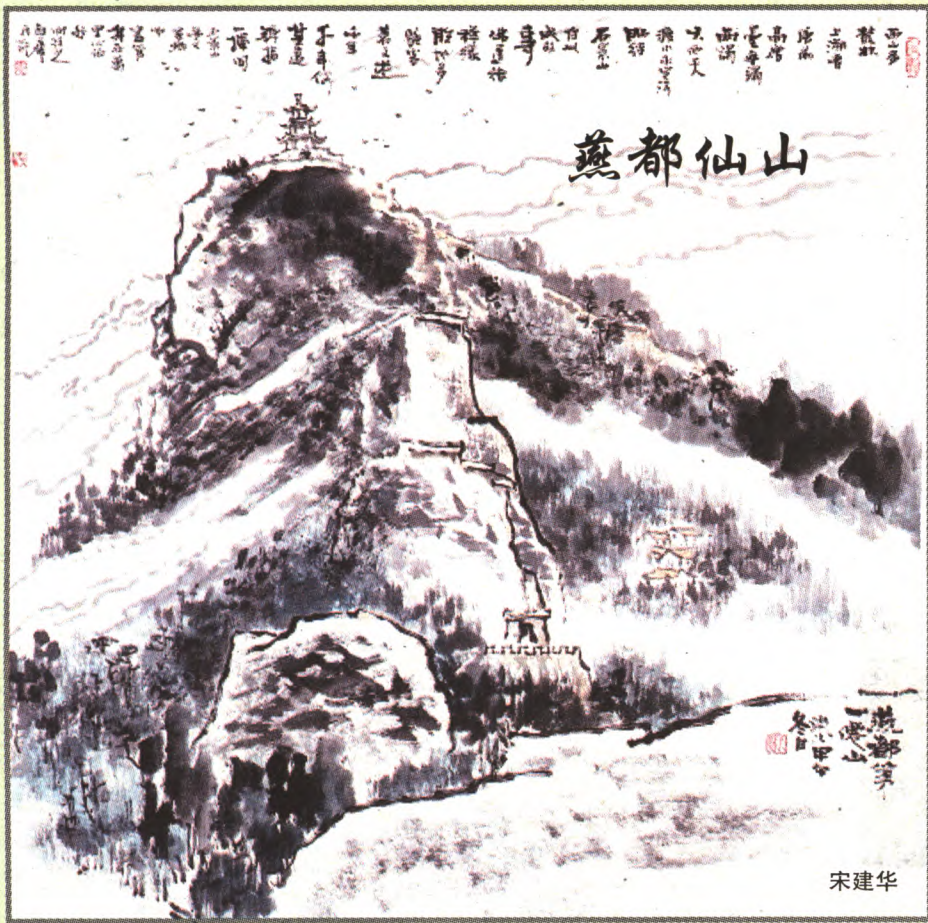
我问：露儿知道这些吗？

露儿妈摇头：不知道，我不想告诉她，我怕她受不了。

瞬间，一股热辣在我心中涌起化作热泪狂奔……

高淑霞/文

书画佳作



丹青溢彩，翰墨飘香。这幅清逸的燕都仙山，承继汉隶，古朴浑厚，劲挺中呈道美之姿。身处烦嚣，一室的山水墨色，流淌着青山绿水的清韵，诠释着燕都第一仙山“石景山”禅境空灵的主题。



保护环境 远离雾霾

享受绿色生活 倡导绿色出行

洁净的空气 幽雅的环境是我们共享的 每个人都应对环境保护尽一份义务
改善空气质量 提高民众环保意识

《石景山报》编辑部 石景山宣传网 北京快行道广告有限公司